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
## 第五回 金鑾殿怒貶鄒奸黨 天齊廟夢示龔家莊

詩曰：三年謫宦思歸遲，萬古惟留楚客悲。

秋草獨尋人去後，寒林宮見日斜時。

漢文有道恩猶薄，湘水無情弔豈知。

寂寂江乾搖落處，問君何事到天涯。

卻說亞父在府中，預知小主在常山被鄒家拿獲之事，即吩咐袁達：「速備你的戰馬，出離臨淄城七十里，界牌口松林中埋伏。如此這般，速去速來，不許有誤。」袁達領旨，改換衣帽。帶了兵器，單人匹馬，出離南門，隱身在黑松林內埋伏不言。

再說鄒家兄弟，扶著小主，洋洋得意，夜宿曉行，已到界牌口，鄒剛道：「此地離城不過七十里，快些趕進城去。」家將不敢怠慢，催著馬急走，袁達在松林中等候多時，見東南上塵頭大起，知道官軍來了，連忙上了烏鬚鬃，催馬出林，攔住去路，口裡作歌曰：

學採樵，學採樵，砍倒大樹有柴燒。

有人若在林前過，十個駝馱留九個。

若是不留買路錢，一鞭一個草裡臥。

那官兵看見，不敢前進，圈馬回至公子跟前，報啟二位大爺：「我兵不可前進，有截路的強人，乞令定奪。」公子道：「有多少強人？」軍兵道：「一人一馬。」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一人一騎也敢截路，你們好生看住狗子，等我當先。」二位公子舉著雙劍，催馬當先，大喝：「強賊，你既然乾這剪徑的勾當，你也不打聽打聽，你截那經商買賣的人，彼有資本給汝，買命還家。我乃當朝國舅，奉旨往常山請太子回朝，你膽大包天，敢來問我取買路錢。好好的閃開，萬事皆休，若是遲延，叫你目下傾生。」袁達大叫一聲：「好奸黨，你不提起國舅便罷，若提起，你沒有金銀休想過去。」國舅道：「沒有金銀送過，你怎麼呢？」袁達道：「鞍馬器械我都要。」鄒剛聞言，只氣得三屍神跳：「好大膽的強人，諒你有何本領，敢發這等胡言，莫要走，等我取你狗命。」言罷，催馬舉起寶劍來就砍。袁達道：「來得好。」閃過一邊，一兜馬架開，袁達力大鞭重，把鄒剛虎口都震麻了，那刀不知飛到何處，慌忙轉馬加鞭敗走。

袁達哈哈大笑。鄒諫看見：「氣死我也。」高叫「休得撒野。」一催馬，手提劍望頂門砍來。袁達暗笑：「你也動手，我若狠一狠，恐怕違了南郡王的嚴旨。也罷，與他個利害，教他回去報罷。」袁達見鄒諫的劍望頂門而來，用鞭往上一迎，只見甲葉齊飛，肩膀挨了一下，打得抱鞍吐血而逃。五百家丁同二位國舅亡命飛跑，望得無影無蹤，單剩下一個孤存太子綁在馬上。袁達看見殿下，滾鞍下馬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千歲在上，微臣開國侯救駕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小主睜眼一看，認得是袁達，大叫道：「將軍來救我。」袁達把小主抱下馬來，用小刀割斷繩索。小主喘息已定，往四里一望道：「將軍，我兩個舅舅和五百家丁往那裡去了？」袁達道：「被微臣鞭打得他無影無形。」小主道：「難為大將軍救我一難，死亦不忘你之功，怎麼你知道我有難，來救我？」袁達道：「臣是奉南郡王的差遣，特來救駕。」小主道：「原來亞父的妙算，救我一命。如今還叫我那裡逃生？」袁達道：「臣保千歲往西南方逃走，自有安身之處，請你放心，不必挨遲，及早上馬，臣還奉送一程。」袁達抱小主上了馬，自己上了烏鬚鬃，先引著路，拉住小主的馬，往西南而走。走有百里之路，寓臨淄城有二百餘里，袁達下了馬。小主道：「你為何不走。」袁達道：「請千歲下馬，君臣在此分別矣。」小主道：「再送一程。」袁達道：「臣領南郡王之旨，不敢有違，請千歲下馬。」小主流淚，無奈下了馬，拉住袁達的袍袖說道：「大將軍，你教我往那一方去呢？」袁達道：「南郡王言過，教殿下往南走，千萬不可往北走。」小主道：「你果然在此處撇下孤存，汝心何忍。可憐我年兒輕小，舉目無親，東蕩西逃，雖龍孫鳳子，不如民間之子，坐享溫飽。惟我何時返國回朝，揚眉吐氣，酬謝你的大功。」袁達聽罷，亦覺慘然，口稱：「殿下，天將昏暮，請奔前途，臣還要繳旨，不能奉陪了。」言罷，上馬加鞭，灑淚而別。小主獨自一人，孤孤淒淒，大哭一場，只得望西南而去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鄒文東，令二子扶住殿下，自己策馬趕入城，竟入昭陽見駕，奏道：「托吾主洪福，果然在青州府常山，請迎千歲還朝。」閔王大喜道：「果然王兒回來了。快宣入宮來。」文東道：「千歲尚未入朝，有臣兒保駕，臣特來先繳旨。」閔王道：「有勞太師迎王兒回朝，孤當升殿，聚集眾文武慶賀。」文東暗想道：「我只道把太子拿來，怎麼處治，把他來綁了，不想主上這般疼他，我綁了他還了得麼。」奸臣此時，滿肚胡疑，只得領官宮采女，出十里長亭迎接。

且言閔王升殿，曉諭文武，大小公卿上來慶賀。閔王看見亞父在班中低頭不語，心中不悅，請亞父上殿。孫臏出班，朝參已畢，閔王道：「亞父先生，今日太子回朝，百官慶賀，為何默默無言？」亞父說道：「臣夜觀天象，紫微星被劫，太子不能回朝，臣故不敢賀矣。」閔王聞言，龍顏大怒道：「現有太師回報，已請太子回朝，有二位國舅保駕，來至臨淄南門，亞父為何枉談星辰，可怒之極。」言猶未了，有黃門官啟奏：「今有國丈同二位國舅午門候旨。」閔王道：「何故？接王兒回來了。傳旨快宣入來。」眾文武往外觀看，只見文東父子來至丹墀，俯伏在地。閔王口稱：「太師，王兒何在，怎麼不入朝？」文東叩頭奏道：「臣該萬死。」閔王失驚道：「孤問你王兒何在，你卻說萬死的萬活的。」鄒剛兄弟奏道：「臣陪殿下回朝，不想來至黑松林中，遇著一個黑臉強人截路，臣與他交手，那賊梟勇異常，臣兄弟二人帶傷大敗，五百家丁不能抵擋，被劫駕而逃，特來請死。」閔王聞言，龍目中紛紛落淚，大哭道：「我王兒何處去了，萬里江山倚靠何人。」閔王正然悲苦之處，低頭見鄒家父子尚跪在金階上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奸黨，孤命你接王兒回朝，你不能盡心保駕，反送王子與強人，留你何用。傳旨，把奸黨父子，推出午朝門斬首。」駕前官領旨，把奸黨父子，推出午門，班中閃出一家大臣，出班叩參，尊聲：「吾主刀下留人，微臣有保本奏上。」閔王用目一觀，見是侍講齊東。齊東奏道：「太師父子不能保駕，失去千歲，理當正法。」閔王道：「理當正法，為何有保本？」齊東叩頭道：「吾主在上。太師乃當朝元老，焉敢不盡力。況且殿下與太師有親甥之稱，非敢不盡心，實是強人梟勇，以致疏失，望吾主看娘娘面上，寬恩免死。」閔王聽罷，怒氣稍平，對齊東道：「你也想想，孤這幾年才得太子消息，想他是王親國丈，托他接王兒回來。不想反成畫餅，情殊可惱。依卿所奏，死罪饒了。傳旨，將文東父子死罪饒了，推出朝門，永不錄用。」齊東謝恩歸班，殿頭官挑斷繩索，奸黨父子謝恩，羞愧難當，出離朝門，回歸府中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閔王，愁容滿面，尊一聲：「亞父先生，孤錯怪於你，言語冒犯，幸勿記懷。」亞父進禮奏道：「臣豈敢含怒吾主，臣知而不奏，有欺君之罪。」閔王道：「亞父陰陽有准，不知王兒凶吉？」亞父奏道：「龍心萬安，殿下雖然受些驚恐，自有眾神擁護，龍到有水，並無大害。」閔王道：「孤有相會之日否？」亞父道：「看君洪福如何，臣不敢保奏。」閔王默默無言，袍袖一展，文武皆散。

不言閔王回宮，且說小主，見袁達催馬去了，只得望南而行。只見日落歸西，心中暗想：「天色晚了，往那邊安身？」無奈急急前行，也不知趕了多少路程，抬頭一看，隱隱好似屋宇一般，連忙行走至前，果然是所古廟。月光之下，拍頭一看，見是東嶽天齊廟。小主進入了廟門，原來是座破廟，也沒有香火道士，蛛網塵封。小主嗟歎一回，用袍袖將灰塵展淨，把個甕瓶放倒做個枕頭，將身睡在供桌之上，只見一輪明月，照進殿來，小主想起情由，由不得痛淚心傷，那裡睡得著。挨至天明，神思困倦，合眼之間，只見陰風陣陣，玉體生涼。忽見一個中年婦人，宮中打扮，來至台前，叫一聲：「王兒，我非別人，我乃昭陽劉后，是你親生之母。可恨昏君無道，聽信鄒妃賊人之言，賜我絞連喪命。王兒日後得志，與我捉住奸犯，千刀萬剮，方消此恨，即在九泉之下，我亦瞑目。此地不是你安身之處，醒來向南行至大龔家莊，是你姻緣之地，千萬謹記。天將曉了，就此分別。」將案桌一拍，小主

猛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夢中之言，句句記得：「想我母親囑咐之言，不可不聽，但不知那龔家莊在於何處？」此時東方發白，下了案桌，出了廟門，一見大街有人走動，只見推車挑擔，到村中趕市，小主跟著賣買的人進了村莊，天色尚早，見村莊人家多是關門閉戶的。忽見一人挑擔飯桶，在後徐步而來，小主把手拉住道：「你挑的什麼東西？」那人道：「挑的是飯。」小主道：「與我些吃罷。」那人把小主上下一看，這般乾淨孩子，大清早就討飯。「也罷，你跟回家去，與飯你吃，方不致誤我的工夫。」那人提了飯桶，引著小主，不多幾步進了院子，往裡說道：「當家，這相公討飯吃，你與些吃罷，那也是做好事，我送飯火了。」裡邊答道，「你只管去，我知道了。」小主邁步走進院子內頭，只見當家婆走將出來，見了小主，滿面堆笑道：「好個清秀孩子，怎麼出來乞飯。」小主順口說謊：「我特來探親，手中缺少盤錢，只得尋茶乞飯。」當家道：「到那裡探親？」小主道：「大龔家莊。」當家道：「你找大龔家莊，這裡是新集，出了村門往西正走，就是小龔家莊。往西南上去六七日才是大龔家莊，好遠呢。」小主道：「遠也說不得。」當家道：「你跟我進來食飯罷。」小主進了廚房，現成白飯，豆腐蔬菜，吃了一個飽。當家道：「再吃些。」小主道：「飽了。」當家道：「我看你小小年紀，缺少盤錢，實在可憐，我積得錢五百，送與你做盤費，將就些到大龔莊，找著親就好了。」小主心中感謝不盡，拜謝了，出門由新集望西南面走，不覺走了七八日，只走得力疲困乏，在路旁歇息一會。

天色將晚，小主便問路旁行走的人道：「此離大龔家莊還有多少路？」過客道：「不過十零裡。」小主道：「還可以趕得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走快些就得，慢些就不得了。」小主聞言，心中暗喜，說不得了，受些辛苦，尋個安身之處，邁開龍步就走，走得氣喘吁吁，早看見一座高莊，人煙湊集，便問：「列位鄉親，這處可是大龔家莊麼？」居民道：「此處就是了。」小主心中暗喜，進了龔家莊，觀看熱鬧。剛剛日落西山，小主暗想：「我那去世的娘娘，囑我到龔家莊，如今到了，又不知叫我投那一家好？如今舉目無親，那裡找尋安身之處。」想罷，心中苦痛，在路旁大哭起來。早驚動眾街坊，圍了上來，這個說，那個問，紛紛亂亂，小主愈覺傷心起來。不言眾人在街坊圍看。

且說龔家莊有一員外，年老有慈心，人稱龔長者。那日在人家赴席回來，在十字街門行過，看見眾人圍著，這員外也向前問道：「列位看什麼熱鬧，等我也看看。」眾人回頭，看見是長者，忙答：「員外請看，不知那裡來個小孩子，正此啼哭。」員外分開眾人，把小主看了一面，但見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。員外看見，心中大喜：「好一個有福氣的孩子。」員外滿臉陪笑，將手拉住小主的手，口稱一句：「小相公，你家住在何處，姓甚麼？為何不回家，天色黑了在此啼哭？說與老漢知道。」小主抬頭一看，見一老者，鬚眉皆白，心中自想：「這老頭兒亦知禮，尊我一聲小相公，不似別的村夫，開口就叫小孩子。」小主止住淚，叫一聲：「老翁，我姓田，家住臨淄坡。只因我父親寵愛副室，將我生母暗害，又三番兩次圖謀於我，故此逃奔出來，如今到此投奔無門，不覺傷心流淚。」說罷，又哭起來。

員外聞言，點頭嗟歎道：「我老漢年迎六旬，想我要個孩子比登天還難，人家有這樣好的兒子，又聽信小老婆之言，把他刻薄，攆他出來，到此飄流，豈不遭塌了。」便又開言，口稱：「小相公，你今無處安身，何不跟我回去，食現成茶飯，住上一年半載，有人來找便罷，若無人來找，把你做義子，你心如何？」眾人說：「好好，若員外收留，這是小孩子的造化了。」

小主道：「若得老翁收留，感恩不盡。」員外道：「既是情願，就跟我來。列位，有人來找，說在老漢家中。」眾人道：「員外放心，有我等做見證。」員外辭別了眾人，往家中而來。不一刻到了莊門，員外說：「小相公，你在此等候，我進去著人出來請你。」言罷，直往後邊，到了臥房。這年高的人吃了幾杯酒，忽然酒湧上來，頭重腳輕，一陣昏迷，倒在牀上，呼呼睡著了，老安人見員外酒醉，不敢驚動，這且不言。

單講殿下在門外，等了多時，不見有人出來，心中疑惑：「難道這老頭兒哄我不成，為何許久不見出來，敢是忘了。」小主滿心疑惑，樓鼓已起初更。等得無影無蹤，小主道：「不好了，再遲一會，門上大門，就無處安身，何不先走進去。」

主意已定，邁步進了大門，往裡而行。黑影裡過了甬道，只有一個大門，是一個喂牲口的棚，小主轉身奔往牲口棚，看見驢馬成群，都在吃草。往裡一看，再見一個空棚，並無牲口，裡頭有好多亂草。小主道：「我何不在此棚上權睡。」想罷，跨上棚，將草掃開，一時困倦，倒下就睡著了。